·名家读名著·

## 王蒙谈《红楼梦》（三）

# 贾宝玉受到的伤害一言难尽

□王　蒙

王蒙肖像
罗雪村速写

说到人物的丰富性，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除了《红楼梦》以外，大体上都是一分为二，写忠和奸的矛盾，写贞节和淫荡的矛盾，写清官和贪官的矛盾，写昏君和忠臣的矛盾……都是非常清晰。偏偏这个《红楼梦》有点说不太清楚。比如说贾宝玉，大家知道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一个帅哥，可是对这个贾宝玉也有很多并不能算正面的描写。比如说他回家回来晚了，敲了一会儿门，没有人及时给他开门，袭人过来给开门，一开门他先一脚踹过去，把袭人踹伤了。这点无论如何不可爱。

林黛玉更不用说了。林黛玉那么可爱的一个人，又聪明，又深情，又不计较那些功名利禄，可爱得不得了。可是她对刘姥姥的态度非常恶劣，她根本不拿刘姥姥当人，说刘姥姥是牛，是母蝗虫。这点她连王熙凤都不如，王熙凤一听刘姥姥跟这贾家沾亲，很注意善意对待。刘姥姥这人也很聪明，会公关，表面上说的是傻话，而实际上她哄着你笑，让你高兴。

我读《红楼梦》还有一点难解的地方。“搜检大观园”是一个极重大的事件，是对青春的屠杀，对人性的征伐，是大观园从美好赏心到零落肃杀、贾府从荣华富贵到树倒猢狲散的拐点，而号称叛逆性强的宝玉黛玉在事件中一声都没有吭，倒是被一些评家视为封建主义维护者的探春声泪俱下地对这种“自杀自灭”的举动进行了上纲上线的痛切批判，还有晴雯与司棋用生命与封建主义的蛮横镇压进行了殊死搏斗。娇贵的少爷小姐们的叛逆，靠不住啊！

尤其复杂的是关于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判词，就是太虚幻境对她们俩的概括描写是合二为一的，所以大学者俞平伯有“钗黛合一”论。“钗黛合一”论自1949年后一直被新红学所批判，但你批判它半天，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两人合着写。文学人物的描写有不同的说法。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如果你从表现主义的观点上看，用中国的语言说，就是你不是从如实写作而是从如意写作的角度研究；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物都是你意向的一种表达，那么这两人之间又有某些共通性，有让人难分难解的一方面。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你不一定完全信服这种说法，但你不能不正视这种说法。

我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咱们所有的专家都说，贾宝玉这人反封建，他对入仕啊，对功名，对仁义道德啊，光宗耀祖啊，没有一点兴趣。可是我老觉着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呢？这贾宝玉他有点邪，别人一说你要好好学四书五经啊，你将来也要光宗耀祖啊，他就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发疯、他骂人。史湘云多可爱的人啊，是吧？周汝昌老先生表示过，他一辈子最喜爱的女子就是史湘云。可是史湘云刚劝两句，说二哥你也看点正经书，贾宝玉马上瞪起眼来，坚决不接受。那意思就是咱们俩说不到一块，你少给我讲这一套。提到修齐治平功名富贵，他有一种几近歇斯底里的受伤害感。这个伤害是哪儿来的？我认为只能解释为是从他的前身来的。他的前身是什么呢？是女娲补天的三万六千零一块石头中的那块不被使用的石头，他是多余的石头。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最精彩的一个典型，就叫多余的人。贾宝玉是多余的石头，也是多余的人。他实际上对自己进入不了体制，在社会上没有位置与意义的事实痛心疾首，书上说宝玉的前身石头认为“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在意宝玉的前身，然而在《红楼梦》里，此生来生，此岸彼岸，它是浑然一体的，多余石头的身份与心态，主导了聪明灵秀贾宝玉的一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无才补天的故事是荒诞无稽的嘲弄、自嘲，对于《红楼梦》的时代来说，无才补天是宝玉创巨痛深的流着鲜血的伤口。这个幻想的女娲故事和实际的贾府故事，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一个事儿完全没有兴趣，他不提才是最没有兴趣。很简单，比如说你有一个异性朋友很喜欢你，但你不喜欢他（她）。你只需要说一句话，就是“咱们俩不合适”，而不会是一次一次地说起来没完：“咱们怎么能合适呢，咱们俩无论如何也不合适啊……”他（她）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你有兴趣，放不下。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自己一向与世无争，没完没了地说，这也可疑。你与世无争的话，你就应该和那个认为你与世有争的人也不争。人家一说你与世有争，你急了。你写一本厚书，说我从来与世无争，这像与世无争的样吗？

所以贾宝玉也是一样，一谈功名富贵啊，他的表现是一种病态的被伤害感，是一种被迫害的感觉，为此他太痛苦了。

贾宝玉还有一个最有趣的事儿：他生下来时，嘴里头含着一块玉。这个从产科学或者是儿科学上是绝对讲不通的。所以胡适先生在给高阳的信里头嘲笑，说曹雪芹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你看他写这个贾宝玉含着玉而生，这样的人又如何谈得上“自然主义”呢？

虽然现在胡适的行市不错，但是呢，你说那个含玉而生是由于没受良好教育，未免忒外行了一点。含玉而生这一笔其实很重要，既牵扯到贾宝玉的前生，又牵扯到他的归宿，还牵扯到他和林黛玉的婚姻能不能成功。玉是一个命运的标志，叫做“命根子”。林黛玉一出场，与宝玉一见面，宝玉就问她，妹妹有玉吗？林黛玉说我哪儿有啊，话音未落，贾宝玉跟疯了一样，把那玉就往地下砸，拿脚踩。这么受刺激啊！为什么呢？这一句有没有玉的问话已经说明了他和林黛玉身份的区别、处境的区别、命运的区别，还有他们的爱情注定不可能成功。

## ◎“一带一路”好书荐

《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 中国外文局组织编译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有别于一般相关图书系统完整地论述“一带一路”，篇幅大、信息量偏多，《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则采用中外文关键词词条对照的方式，通过对“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基本情况、建设目标、合作重点、合作机制、合作案例等进行梳理，撷取重要词条，词条篇幅在500字以内，包含一个词语产生的背景、场合、核心思想内涵、重要意义价值等多方面内容，向国际社会准确描绘“一带一路”的全景，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定义权和解释权，以此实现中国思想的国际表达，让国外普通读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所需要、最核心的信息。

该书以英、法、俄、西、阿、德、葡、意、日、韩、越南语、印尼语、土耳其语、哈萨克斯坦语等14个语种对外发布，极具时效性和针对性。在刚刚结束的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多文种图书受到国际出版商的青睐，已输出阿、韩、俄、土耳其等多个文种的版权。

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小文艺·口袋文库”，一套轻便丛书涵盖小说、社科随笔、传记等多种文学体裁，以百种规模回归阅读本质，重拾书香风雅，希冀“成为你的美好时光”。

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五角丛书”的开创者，上海文艺出版社深谙大众对阅读品位的需求，探索阅读群体的定位与需求：在普通青年和文艺青年之间，应该还有很多“普通文艺青年”，这套书就是为普通文艺青年定制的。好读、便携、有格调，不受WIFI和电量的束缚，随时随地享受脑洞大开的自由，让阅读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小文艺·口袋文库”首批推出“小说”系列20种，精选聚焦现实的“中国故事”，于日常经验的褶皱，邂逅那些低语的灵魂，讲述独属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以精美故事拼贴人生版图。接下来陆续推出的“器物”和“偶像”系列，则分别为引进版社科类和传记类读物，均以中篇体量解码大千世界。

# 以人类之悲为己悲

□ 艾里香

巴金

文学评论家陈丹晨早年与巴金先生结为“忘年交”，陪巴金出访，面对面交谈，曾出版过《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巴金之女李小林称他是“爸爸的小朋友”，认为他是巴金晚年与巴金相处、交谈时间最长的人。

巴金日记中记录：“（1963年2月4日）上午九点一刻陈丹晨来访，谈到十一点半钟。”这是两人首次见面。那时陈丹晨刚大学毕业，年届花甲的巴金须发斑白，仍健康壮实，但脸上流露出一丝说不清是犹豫还是沉思的神情。陈丹晨形容这次巴金的谈话声“就像低哑的弦琴在弹奏着一支节奏跳跃的曲子那样，在倾情诉说”。

《明我长相忆：走近巴金四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记录了陈丹晨自上世纪60年代至2003年40年间，与巴金面对面的交往过程。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倡导创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对青年人的挚爱与鼓励，坚持独立思考，桩桩件件呈现了巴金晚年的经历与状态，被完整记录和保存的对话和书信材料，则还原了巴金当年的所思、所言、所感。

那一次巴金还带陈丹晨参观了他的家，陈丹晨的印象是到处是书，连客厅、过厅、走廊、卫生间都放满了书。巴金透露，他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群》，是《家》《春》《秋》之后的第四部，写觉慧出走后的命运，可这部小说最终没有写。那次见面，陈丹晨问什么，巴金就答什么。巴金很动情地谈到友情，讲自己年轻时在法国留学，曾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买到过一本秋田雨雀的剧作，那是一个世界语译本，当时坐在卢森堡公园里，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心里充满了希望，感到春天一定会来到，回到上海就把它译成了中文。没想到，34年后，他与秋田雨雀见面了，当时两人都激动异常。

关注“文艺菜园”微信公众号

巴金晚年曾说过：“我经过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争取说真话，争取做好人，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陈丹晨看来，巴金对权和钱都看得特别淡：他当过14年的出版社总编辑，那时候只有几个人，他又当总编辑，又要编书，又要校对，甚至还要跟伙计一起打包，就是一个不领工资的义工，靠稿费生活。按说巴金应该很富有，因为他写的书多，但有时候他拿了稿费就送给朋友。

上世纪50年代《巴金文集》出版，巴金得到了很大一笔稿费，这笔稿费后来被他捐了。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第一次就捐了15万。那时候普通百姓的月工资大概是百十来块钱，15万是天文数字。以后巴金陆陆续续捐钱、救灾，有时他让刊登他文章的报纸刊物直接把稿费寄给文学馆。1993年巴金告诉陈丹晨，最近在考虑后事，他说家里这些钱准备都捐出去。“我说你得给儿女留一点吧？他说不留。他说话的神态我还记得，很坚决。”

巴金主张文学创作要无为而治，他告诉陈丹晨，不要迷信权力、崇拜权力，更不要去钻营。“如果你当了官，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是好事。你在出版社当编辑，应该做一个好编辑；教书，就应该做一个好老师；当官，就应该做一个好官，这些都是应该的。”

巴金去世的那天，陈丹晨飞往上海，见了巴金最后一面。院长说，巴金的身体很多机能已经衰竭，但他的心脏依然非常顽强地在跳动，像这样已过百岁的老人，有这样坚强的心脏，非常少见。陈丹晨想起巴金曾对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对自己影响至深——“我虽不能苦人类之所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我的心里燃烧着一种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因此，我的心就痛得更加厉害了！”这才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生活中真实的巴金，代表永不妥协的文学良心！

我与书

# 不亦乐乎好读书

□ 胡忠伟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路读来，很觉酣畅。余先生到底是搞学术的人，写起散文，特别是梳理起历史来，竟是一番不同别家的境界，有自家面目。他在考察历史演进、文化传播变迁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着人的命运，人面对自然，面对外界压力时的无奈、抗争、突围。在这一点上，余秋雨的散文蕴含着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对生存文化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第九届全国书市余秋雨带来的是《山居笔记》，多是旧作重复，新增的不多，有一部分是回信和演讲录。我最忌出书重复，于读者最不利，所以没买。

在书市上，倒是买了贾平凹的一本《平凹的艺术》，是与西安大学冯有源合写的，其实是冯有源为平凹文章写的评析文章。定价在30元吧，我贪平凹的文章，也就买了，回来翻了几章，倒觉得冯有源的评析多少有些牵强附会，硬是用文学理论的框框套人家的文章，看了很不舒服。其中还有冯氏的奉承之语，说平凹的文章是神灵赐与，天地所合，让人觉得恶心。

贾平凹的《高老庄》，是继《废都》之后又一部力作。他通过高校教授子路携西夏回高老庄为父吊丧短短二十几天发生的事件，充分展示了新的经济体制下农村平民生活状态，人物也写得有声有色。我看重的是他的语言，半文半白，精练而质朴，很干净，不枝不蔓，不拐弯，简洁朴素之风袭人面目，读来令人心旷神怡。所以在闲暇时，我更愿意把其中的章节当作散文来读。

我读书，不求甚解者多。当看了评论之后，再回味原著往往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明白，于是便又找来原著再读，如是者三，便一次比一次有所提升。读书读得多了，就会刺激人的写作欲。边读边想边写，这是我以一贯之做法，至今无悔意。只有拿起笔的时候，自己的心才觉得有了依托之处。

表达的欲望是随着阅读的欲望递增的。愈是见识得多，愈是想要表达。

如毛泽东，他的著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里面，是最多的一个，我们知道，单《二十四史》，他老人家就读过很多遍，而且圈点批注不少。再如历史上，司马迁随汉武帝出巡，游历大江南北，才写出巨著《史记》来。

阅历的增加，也会引起人表达的冲动。1998年我去了一趟延安，花了100多元钱，但延安给我的印象总无法抹去，遂写了3篇文字，其中《路遥墓》的发表，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正因为自己写的东西有人承认，才激励着我不断地写下去，用文字表达人生。我想，这也是一种阅读思考的过程，因为我思考着，我才前进着，用柏拉图的话说就叫“我思故我在”。读书给我以思考，给我以表达的冲动。

三伏天，当朋友们都在林荫下散步时，我却钻在宿舍里，伴着清茶，摇着芭蕉扇，翻看我想翻的书，写我想写的字，“不亦快哉”乎？

## 潘龄皋书法集出版

2017年4月底，纪念潘龄皋先生诞辰150周年研讨会暨《洁清自守——潘龄皋书法集》（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发式举行，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等参加了活动。

潘龄皋字锡久，1895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秦州、肃州知州，兰州知府等职，民国期间任甘肃省省长，抗战期间拒任伪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议、北京市人民代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潘龄皋是清末民国期间具重要影响的书家，他取法王右军等书法大家，后受“浓墨宰相”刘石庵“笔墨厚重、体丰骨劲”书风的影响，参以“北碑”笔法，终成其“圆润天成、不激不厉、笔墨丰满”的书法特点，“轻柔中饱含刚劲，简朴中蕴蓄深沉”，与谭延闿有“南谭北潘”之说，时人称其书为“潘体”。　（潘衍习）